

史記列傳 漢太史令司馬遷撰

伯夷列傳第一

夫學者載籍極博 猶考信於六藝 詩書雖缺 然虞夏之文可知也 堯將遜位 讓於虞舜 舜禹之閒 岳牧咸薦 乃試之於位 典職數十年 功用既興 然後授政 示天下重器 王者大統 傳天下若斯之難也 而說者曰堯讓天下於許由 許由不受 恥之逃隱 及夏之時 有卞隨 務光者 此何以稱焉 太史公曰 余登箕山 其上蓋有許由冢云 孔子序列古之仁聖賢人 如吳太伯 伯夷之倫詳矣 余以所聞由 光義至高 其文辭不少概見 何哉

孔子曰 伯夷 叔齊 不念舊惡 怨是用希 求仁得仁 又何怨乎 余悲伯夷之意 睹軼詩可異焉 其傳曰

伯夷 叔齊 孤竹君之二子也 父欲立叔齊 及父卒 叔齊讓伯夷 伯夷曰 父命也 遂逃去 叔齊亦不肯立而逃之 國人立其中子 於是伯夷 叔齊聞西伯昌善養老 盍往歸焉 及至 西伯卒 武王載木主 號爲文王 東伐紂 伯夷 叔齊叩馬而諫曰 父死不葬 爰及干戈 可謂孝乎 以臣弑君 可謂仁乎 左右欲兵之 太公曰 此義人也 扶而去之 武王已平殷亂 天下宗周 而伯夷 叔齊恥之 義不食周粟 隱於首陽山 采薇而食之 及餓且死 作歌 其辭曰 登彼西山兮 采其薇矣 以暴易暴兮 不知其非矣 神農 虞夏忽焉沒兮 我安適歸矣 于嗟徂兮 命之衰矣 遂餓死於首陽山

由此觀之 怨邪非邪

或曰 天道無親 常與善人 若伯夷 叔齊 可謂善人者非邪 積仁絜行如此而餓死 且七十子之徒 仲尼獨薦顏淵爲好學 然回也屢空 糟糠不厭 而卒蚤夭 天之報施善人 其何如哉 盜蹠

日殺不辜 肝人之肉 暴戾恣睢 聚黨數千人橫行天下 竟以壽終是遵何德哉 此其尤大彰明較著者也 若至近世 操行不軌 專犯忌諱 而終身逸樂 富厚累世不絕 或擇地而蹈之 時然後出言行不由徑 非公正不發憤 而遇禍災者 不可勝數也 余甚惑焉 儻所謂天道 是邪非邪

子曰 道不同不相爲謀 亦各從其志也 故曰 富貴如可求 雖執鞭之士 吾亦爲之 如不可求 從吾所好 歲寒然後 知松柏之後凋 舉世混濁 清士乃見 豈以其重若彼 其輕若此哉

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 賈子曰 貪夫徇財 烈士徇名 夸者死權 衆庶馮生 同明相照 同類相求 雲從龍 風從虎 聖人作而萬物覩 伯夷 叔齊雖賢 得夫子而名益彰 顏淵雖篤學 附驥尾而行益顯 巖穴之士 趣舍有時若此 類名堙滅而不稱 悲夫 閭巷之人 欲砥行立名者 非附青雲之士 惡能施于後世哉

管晏列傳第二

管仲夷吾者 潁上人也 少時常與鮑叔牙游 鮑叔知其賢 管仲貧困 常欺鮑叔 鮑叔終善遇之 不以爲言 已而鮑叔事齊公子小白 管仲事公子糾 及小白立爲桓公 公子糾死 管仲囚焉 鮑叔遂進管仲 管仲旣用 任政於齊 齊桓公以霸 九合諸侯 一匡天下 管仲之謀也

管仲曰 吾始困時 嘗與鮑叔賈 分財利多自與 鮑叔不以我爲貪 知我貧也 吾嘗爲鮑叔謀事而更窮困 鮑叔不以我爲愚 知時有利不利也 吾嘗三仕三見逐於君 鮑叔不以我爲不肖 知我不遭時也 吾嘗三戰三走 鮑叔不以我爲怯 知我有老母也 公子糾敗 召忽死之 吾幽囚受辱 鮑叔不以我爲無恥 知我不羞小節而恥功名不顯于天下也 生我者父母 知我者鮑子也

鮑叔既進管仲 以身下之 子孫世祿於齊 有封邑者十餘世 常爲名大夫 天下不多管仲之賢而多鮑叔能知人也

管仲既任政相齊 以區區之齊在海濱 通貨積財 富國彊兵 與俗同好惡 故其稱曰 倉廩實而知禮節 衣食足而知榮辱 上服度則六親固 四維不張 國乃滅亡 下令如流水之原 令順民心 故論卑而易行 俗之所欲 因而予之 俗之所否 因而去之

其爲政也 善因禍而爲福 轉敗而爲功 貴輕重 慎權衡 桓公實怒少姬 南襲蔡 管仲因而伐楚 責包茅不入貢於周室 桓公實北征山戎 而管仲因而令燕修召公之政 於柯之會 桓公欲背曹沫之約 管仲因而信之 諸侯由是歸齊 故曰 知與之爲取 政之寶也

管仲富擬於公室 有三歸 反坫 齊人不以爲侈 管仲卒 齊國遵其政 常彊於諸侯 後百餘年而有晏子焉

晏平仲嬰者 萊之夷維人也 事齊靈公 莊公 景公 以節儉力行重於齊 既相齊 食不重肉 妾不衣帛 其在朝 君語及之 卽危言 語不及之 卽危行 國有道 卽順命 無道 卽衡命 以此三世顯名於諸侯

越石父賢 在縲紲中 晏子出 遭之塗 解左驂贖之 載歸 弗謝 入閨 久之 越石父請絕 晏子懼然 攝衣冠謝曰 嬰雖不仁 免于於危 何子求絕之速也 石父曰 不然 吾聞君子詘於不知己 而信於知己者 方吾在縲紲中 彼不知我也 夫子既已感寤而贖我 是知己 知己而無禮 固不如在縲紲之中 晏子於是延入爲上客

晏子爲齊相 出 其御之妻從門閒而闕其夫 其夫爲相御 擁大蓋 策駟馬 意氣揚揚 甚自得也 既而歸 其妻請去 夫問其故 妻曰 晏子長不滿六尺 身相齊國 名顯諸侯 今者妾觀其出 志

念深矣 常有以自下者 今子長八尺 乃爲人僕御 然子之意自以爲足 妾是以求去也 其後夫自抑損 晏子怪而問之 御以實對 晏子薦以爲大夫

太史公曰 吾讀管氏 牧民 山高 乘馬 輕重 九府 及 晏子春秋 詳哉其言之也 旣見其著書 欲觀其行事 故次其傳 至其書 世多有之 是以不論 論其軼事

管仲世所謂賢臣 然孔子小之 豈以爲周道衰微 桓公旣賢而不勉之至王 乃稱霸哉 語曰 將順其美 匡救其惡 故上下能相親也 豈管仲之謂乎

方晏子伏莊公尸哭之 成禮然後去 豈所謂 見義不爲無勇者邪 至其諫說 犯君之顏 此所謂 進思盡忠 退思補過 者哉 假令晏子而在 余雖爲之執鞭 所忻慕焉

老子韓非列傳第三

老子者 楚苦縣厲鄉曲仁里人也 姓李氏 名耳 字聃 周守藏室之史也

孔子適周 將問禮於老子 老子曰 子所言者 其人與骨皆已朽矣 獨其言在耳 且君子得其時則駕 不得其時則蓬累而行 吾聞之 良賈深藏若虛 君子盛德 容貌若愚 去子之驕氣與多欲 態色與淫志 是皆無益於子之身 吾所以告子 若是而已 孔子去 謂弟子曰 鳥 吾知其能飛 魚 吾知其能游 獸 吾知其能走 走者可以爲罔 游者可以爲綸 飛者可以爲矰 至於龍吾不能知 其乘風雲而上天 吾今日見老子 其猶龍邪

老子脩道德 其學以自隱無名爲務 居周久之 見周之衰 迺遂去 至關 關令尹喜曰 子將隱矣 彊爲我著書 於是老子迺著

書上下篇 言道德之意五千餘言而去 莫知其所終

或曰 老萊子亦楚人也 著書十五篇 言道家之用 與孔子同時云

蓋老子百有六十餘歲 或言二百餘歲 以其脩道而養壽也

自孔子死之後百二十九年 而史記周太史儋見秦獻公曰 始秦與周合 合五百歲而離 離七十歲而霸王者出焉 或曰儋即老子 或曰非也 世莫知其然否 老子 隱君子也

老子之子名宗 宗爲魏將 封於段干 宗子注 注子宮 宮玄孫假 假仕於漢孝文帝 而假之子解爲膠西王卬太傅 因家于齊焉

世之學老子者則絀儒學 儒學亦絀老子 道不同不相爲謀 豈謂是邪 李耳無爲自化 清靜自正

莊子者 蒙人也 名周 周嘗爲蒙漆園吏 與梁惠王 齊宣王同時 其學無所不闕 然其要本歸於老子之言 故其著書十餘萬言 大抵率寓言也 作 漁父 盜跖 胠篋 以詆訛孔子之徒 以明老子之術 畏累虛 亢桑子 之屬 皆空語無事實 然善屬書離辭 指事類情 用剽剝儒 墨 雖當世宿學不能自解免也 其言洸洋自恣以適己 故自王公大人不能器之

楚威王聞莊周賢 使使厚幣迎之 許以爲相 莊周笑謂楚使者曰 千金 重利 卿相 尊位也 子獨不見郊祭之犧牛乎 養食之數歲 衣以文繡 以入大廟 當是之時 雖欲爲孤豚 豈可得乎 子亟去 無污我 我寧遊戲污瀆之中自快 無爲有國者所羈 終身不仕 以快吾志焉

申不害者 京人也 故鄭之賤臣 學術以干韓昭侯 昭侯用爲相 內脩政教 外應諸侯 十五年 終申子之身 國治兵彊 無侵韓者

申子之學本於黃老而主刑名 著書二篇 號曰 申子

韓非者 韓之諸公子也 喜刑名法術之學 而其歸本於黃老 非爲人口吃 不能道說 而善著書 與李斯俱事荀卿 斯自以爲不如非

非見韓之削弱 數以書諫韓王 韓王不能用 於是韓非疾治國 不務脩明其法制 執勢以御其臣下 富國彊兵而以求人任賢 反舉浮淫之蠹而加之於功實之上 以爲儒者用文亂法 而俠者以武犯禁 寬則寵名譽之人 急則用介冑之士 今者所養非所用 所用非所養 悲廉直不容於邪枉之臣 觀往者得失之變 故作 孤憤 五蠹 內外儲 說林 說難 十餘萬言

然韓非知說之難 爲 說難 書甚具 終死於秦 不能自脫

說難曰

凡說之難 非吾知之有以說之難也 又非吾辯之難能明吾意之難也 又非吾敢橫失能盡之難也 凡說之難 在知所說之心 可以吾說當之

所說出於爲名高者也 而說之以厚利 則見下節而遇卑賤 必弃遠矣 所說出於厚利者也 而說之以名高 則見無心而遠事情 必不收矣 所說實爲厚利而顯爲名高者也 而說之以名高 則陽收其身而實疏之 若說之以厚利 則陰用其言而顯弃其身 此之不可不知也

夫事以密成 語以泄敗 未必其身泄之也 而語及其所匿之事 如是者身危 貴人有過端 而說者明言善議以推其惡者 則身危 周澤未渥也而語極知 說行而有功則德亡 說不行而有敗則見疑 如是者身危 夫貴人得計而欲自以爲功 說者與知焉 則身危 彼顯有所出事 迺自以爲也故 說者與知焉 則身危 彊之以其所必不爲 止之以其所不能已者 身危 故曰 與之論大人 則以爲閒己 與之論細人 則以爲粥權 論其所愛 則以爲借資 論其所憎

則以爲嘗己 徑省其辭 則不知而屈之 汎濫博文 則多而久之 順事陳意 則曰怯懦而不盡 慮事廣肆 則曰草野而倨侮 此說之難 不可不知也

凡說之務 在知飾所說之所敬 而滅其所醜 彼自知其計 則毋以其失窮之 自勇其斷 則毋以其敵怒之 自多其力 則毋以其難概之 規異事與同計 譽異人與同行者 則以飾之無傷也 有與同失者 則明飾其無失也 大忠無所拂悟 辭言無所擊排 迺後申其辯知焉 此所以親近不疑 知盡之難也 得曠日彌久 而周澤旣渥 深計而不疑 交爭而不罪 迺明計利害以致其功 直指是非以飾其身 以此相持 此說之成也

伊尹爲庖 百里奚爲虜 皆所由干其上也 故此二子者 皆聖人也 猶不能無役身而涉世如此其汙也 則非能仕之所說也

宋有富人 天雨牆壞 其子曰 不築且有盜 其鄰人之父亦云 暮而果大亡其財 其家甚知其子而疑鄰人之父 昔者鄭武公欲伐胡 迺以其子妻之 因問羣臣曰 吾欲用兵 誰可伐者 關其思曰 胡可伐 迺戮關其思 曰 胡 兄弟之國也 子言伐之 何也 胡君聞之 以鄭爲親己而不備鄭 鄭人襲胡 取之 此二說者 其知皆當矣 然而甚者爲戮 薄者見疑 非知之難也 處知則難矣

昔者彌子瑕見愛於衛君 衛國之法 竊駕君車者罪至刖 旣而彌子之母病 人聞 往夜告之 彌子矯駕君車而出 君聞之而賢之 曰 孝哉 爲母之故而犯刖罪 與君游果園 彌子食桃而甘 不盡而奉君 君曰 愛我哉 忘其口而念我 及彌子色衰而愛弛 得罪於君 君曰 是嘗矯駕吾車 又嘗食我以其餘桃 故彌子之行未變於初也 前見賢而後獲罪者 愛憎之至變也 故有愛於主 則知當而加親 見憎於主 則罪當而加疏 故諫說之士不可不察愛憎之主而後說之矣

夫龍之爲蟲也 可擾狎而騎也 然其喉下有逆鱗徑尺 人有嬰之 則必殺人 人主亦有逆鱗 說之者能無嬰人主之逆鱗 則幾矣

人或傳其書至秦 秦王見 孤憤 五蠹 之書 曰 嗟乎 寡人得見此人與之游 死不恨矣 李斯曰 此韓非之所著書也 秦因急攻韓 韓王始不用非 及急 迺遣非使秦 秦王悅之 未信用 李斯姚賈害之 毀之曰 韓非 韓之諸公子也 今王欲并諸侯 非終爲韓不爲秦 此人之情也 今王不用 久留而歸之 此自遺患也 不如以過法誅之 秦王以爲然 下吏治非 李斯使人遺非藥 使自殺 韓非欲自陳 不得見 秦王後悔之 使人赦之 非已死矣

申子 韓子皆著書 傳於後世 學者多有 余獨悲韓子爲 說難而不能自脫耳

太史公曰 老子所貴道 虛無 因應變化於無爲 故著書辭稱微妙難識 莊子散道德 放論 要亦歸之自然 申子卑卑 施之於名實 韓子引繩墨 切事情 明是非 其極慘礪少恩 皆原於道德之意 而老子深遠矣

司馬穰苴列傳第四

司馬穰苴者 田完之苗裔也 齊景公時 晉伐阿 甄 而燕侵河上 齊師敗績 景公患之 晏嬰乃薦田穰苴曰 穰苴雖田氏庶孽 然其人文能附衆 武能威敵 願君試之 景公召穰苴 與語兵法 大說之 以爲將軍 將兵扞燕晉之師 穰苴曰 臣素卑賤 君擢之閭伍之中 加之大夫之上 士卒未附 百姓不信 人微權輕 願得君之寵臣 國之所尊 以監軍 乃可 於是景公許之 使莊賈往 穰苴既辭 與莊賈約曰 旦日日中會於軍門 穰苴先馳至軍 立表下漏待賈 賈素驕貴 以爲將己之軍而已爲監 不甚急 親戚左右送之 留飲 日中而賈不至 穰苴則仆表決漏 入 行軍勒兵 申明約

束 約束既定 夕時 莊賈乃至 穰苴曰 何後期爲 賈謝曰 不佞大夫親戚送之 故留 穰苴曰 將受命之日則忘其家 臨軍約束則忘其親 援枹鼓之急則忘其身 今敵國深侵 邦內騷動 士卒暴露於境 君寢不安席 食不甘味 百姓之命皆懸於君 何謂相送乎 召軍正問曰 軍法期而後至者云何 對曰 當斬 莊賈懼 使人馳報景公 請救 既往 未及反 於是遂斬莊賈以徇三軍 三軍之士皆振慄 久之 景公遣使者持節赦賈 馳入軍中 穰苴曰 將在軍 君令有所不受 問軍正曰 馳三軍法何 正曰 當斬 使者大懼 穰苴曰 君之使不可殺之 乃斬其僕 車之左馭 馬之左驂 以徇三軍 遣使者還報 然後行 士卒次舍井竈飲食問疾醫藥 身自拊循之 悉取將軍之資糧享士卒 身與士卒平分糧食 最比其羸弱者 三日而後勒兵 病者皆求行 爭奮出爲之赴戰 晉師聞之 爲罷去 燕師聞之 度水而解 於是追擊之 遂取所亡封內故境而引兵歸 未至國 釋兵旅 解約束 誓盟而後入邑 景公與諸大夫郊迎 勞師成禮 然後反歸寢 既見穰苴 尊爲大司馬 田氏日以益尊於齊

已而大夫鮑氏 高 國之屬害之 譖於景公 景公退穰苴 苴發疾而死 田乞 田豹之徒由此怨高 國等 其後及田常殺簡公 盡滅高子 國子之族 至常曾孫和 因自立爲齊威王 用兵行威 大放穰苴之法 而諸侯朝齊

齊威王使大夫追論古者 司馬兵法 而附穰苴於其中 因號曰 司馬穰苴兵法

太史公曰 余讀 司馬兵法 閎廓深遠 雖三代征伐 未能竟其義 如其文也 亦少褻矣 若夫穰苴 區區爲小國行師 何暇及 司馬兵法 之揖讓乎 世旣多 司馬兵法 以故不論 著穰苴之列傳焉

孫子吳起列傳第五

孫子武者 齊人也 以兵法見於吳王闔廬 闔廬曰 子之十三篇 吾盡觀之矣 可以小試勒兵乎 對曰 可 闔廬曰 可試以婦人乎 曰 可 於是許之 出宮中美女 得百八十人 孫子分爲二隊 以王之寵姬二人各爲隊長 皆令持戟 令之曰 汝知而心與左右手背乎 婦人曰 知之 孫子曰 前 則視心 左 視左手 右 視右手 後 卽視背 婦人曰 諾 約束旣布 乃設鈇鉞 卽三令五申之 於是鼓之右 婦人大笑 孫子曰 約束不明 申令不熟 將之罪也 復三令五申而鼓之左 婦人復大笑 孫子曰 約束不明 申令不熟 將之罪也 旣已明而不如法者 吏士之罪也 乃欲斬左右隊長 吳王從臺上觀 見且斬愛姬 大駭 趣使使下令曰 寡人已知將軍能用兵矣 寡人非此二姬 食不甘味 願勿斬也 孫子曰 臣旣已受命爲將 將在軍 君命有所不受 遂斬隊長二人以徇 用其次爲隊長 於是復鼓之 婦人左右前後跪起皆中規矩繩墨 無敢出聲 於是孫子使使報王曰 兵旣整齊 王可試下觀之 唯王所欲用之 雖赴水火猶可也 吳王曰 將軍罷休就舍 寡人不願下觀 孫子曰 王徒好其言 不能用其實 於是闔廬知孫子能用兵 卒以爲將 西破彊楚 入郢 北威齊晉 顯名諸侯 孫子與有力焉

孫武旣死 後百餘歲有孫臏 臏生阿鄆之間 臏亦孫武之後世子孫也 孫臏嘗與龐涓俱學兵法 龐涓旣事魏 得爲惠王將軍 而自以爲能不及孫臏 乃陰使召孫臏 臏至 龐涓恐其賢於己 疾之 則以法刑斷其兩足而黥之 欲隱勿見

齊使者如梁 孫臏以刑徒陰見 說齊使 齊使以爲奇 竊載與之齊 齊將田忌善而客待之 忌數與齊諸公子馳逐重射 孫子見其馬足不甚相遠 馬有上 中 下輩 於是孫子謂田忌曰 君弟重射 臣能令君勝 田忌信然之 與王及諸公子逐射千金 及臨質

孫子曰 今以君之下駟與彼上駟 取君上駟與彼中駟 取君中駟與彼下駟 既馳三輩畢 而田忌一不勝而再勝 卒得王千金 於是忌進孫子於威王 威王問兵法 遂以爲師

其後魏伐趙 趙急 請救於齊 齊威王欲將孫臏 臏辭謝曰 刑餘之人不可 於是乃以田忌爲將 而孫子爲師 居輜車中 坐爲計謀 田忌欲引兵之趙 孫子曰 夫解雜亂紛糾者不控捲 救鬪者不搏撾 批亢擣虛 形格勢禁 則自爲解耳 今梁趙相攻 輕兵銳卒必竭於外 老弱罷於內 君不若引兵疾走大梁 據其街路 衝其方虛 彼必釋趙而自救 是我一舉解趙之圍而收弊於魏也 田忌從之 魏果去邯鄲 與齊戰於桂陵 大破梁軍

後十三歲 魏與趙攻韓 韓告急於齊 齊使田忌將而往 直走大梁 魏將龐涓聞之 去韓而歸 齊軍既已過而西矣 孫子謂田忌曰 彼三晉之兵素悍勇而輕齊 齊號爲怯 善戰者因其勢而利導之 兵法 百里而趣利者蹶上將 五十里而趣利者軍半至 使齊軍入魏地爲十萬竈 明日爲五萬竈 又明日爲三萬竈 龐涓行三日大喜 曰 我固知齊軍怯 入吾地三日 士卒亡者過半矣 乃弃其步軍 與其輕銳倍日并行逐之 孫子度其行 暮當至馬陵 馬陵道陝 而旁多阻隘 可伏兵 乃斫大樹白而書之曰 龐涓死于此樹之下 於是令齊軍善射者萬弩 夾道而伏 期曰 暮見火舉而俱發 龐涓果夜至所木下 見白書 乃鑽火燭之 讀其書未畢 齊軍萬弩俱發 魏軍大亂相失 龐涓自知智窮兵敗 乃自剄 曰 遂成豎子之名 齊因乘勝盡破其軍 虜魏太子申以歸 孫臏以此名顯天下 世傳其兵法

吳起者 衛人也 好用兵 嘗學於曾子 事魯君 齊人攻魯 魯欲將吳起 吳起取齊女爲妻 而魯疑之 吳起於是欲就名 遂殺其妻 以明不與齊也 魯卒以爲將 將而攻齊 大破之

魯人或惡吳起曰 起之爲人 猜忍人也 其少時 家累千金 游仕不遂 遂破其家 鄉黨笑之 吳起殺其謗己者三十餘人 而東出衛郭門 與其母訣 齧臂而盟曰 起不爲卿相 不復入衛 遂事曾子 居頃之 其母死 起終不歸 曾子薄之 而與起絕 起乃之魯 學兵法以事魯君 魯君疑之 起殺妻以求將 夫魯小國 而有戰勝之名 則諸侯圖魯矣 且魯衛兄弟之國也 而君用起 則是弃衛 魯君疑之 謝吳起

吳起於是聞魏文侯賢 欲事之 文侯問李克曰 吳起何如人哉 李克曰 起貪而好色 然用兵司馬穰苴不能過也 於是魏文侯以爲將 擊秦 拔五城

起之爲將 與士卒最下者同衣食 臥不設席 行不騎乘 親裹贏糧 與士卒分勞苦 卒有病疽者 起爲吮之 卒母聞而哭之 人曰 子卒也 而將軍自吮其疽 何哭爲 母曰 非然也 往年吳公吮其父 其父戰不旋踵 遂死於敵 吳公今又吮其子 妾不知其死所矣 是以哭之

文侯以吳起善用兵 廉平 盡能得士心 乃以爲西河守 以拒秦 韓

魏文侯旣卒 起事其子武侯 武侯浮西河而下 中流 顧而謂吳起曰 美哉乎山河之固 此魏國之寶也 起對曰 在德不在險 昔三苗氏左洞庭 右彭蠡 德義不修 禹滅之 夏桀之居 左河濟 右泰華 伊闕在其南 羊腸在其北 修政不仁 湯放之 殷紂之國 左孟門 右太行 常山在其北 大河經其南 修政不德 武王殺之 由此觀之 在德不在險 若君不修德 舟中之人盡爲敵國也 武侯曰 善

(卽封)吳起爲西河守 甚有聲名 魏置相 相田文 吳起不悅 謂田文曰 請與子論功 可乎 田文曰 可 起曰 將三軍 使士卒

樂死 敵國不敢謀 子孰與起 文曰 不如子 起曰 治百官 親萬民 實府庫 子孰與起 文曰 不如子 起曰 守西河而秦兵不敢東鄉 韓趙賓從 子孰與起 文曰 不如子 起曰 此三者 子皆出吾下 而位加吾上 何也 文曰 主少國疑 大臣未附 百姓不信 方是之時 屬之於子乎 屬之於我乎 起默然良久 曰 屬之子矣 文曰 此乃吾所以居子之上也 吳起乃自知弗如田文

田文既死 公叔爲相 尚魏公主 而害吳起 公叔之僕曰 起易去也 公叔曰 柰何 其僕曰 吳起爲人節廉而自喜名也 君因先與武侯言曰 夫吳起賢人也 而侯之國小 又與彊秦壤界 臣竊恐起之無留心也 武侯卽曰 柰何 君因謂武侯曰 試延以公主 起有留心則必受之 無留心則必辭矣 以此卜之 君因召吳起而與歸 卽令公主怒而輕君 吳起見公主之賤君也 則必辭 於是吳起見公主之賤魏相 果辭魏武侯 武侯疑之而弗信也 吳起懼得罪 遂去 卽之楚

楚悼王素聞起賢 至則相楚 明法審令 捐不急之官 廢公族疏遠者 以撫養戰鬪之士 要在彊兵 破馳說之言從橫者 於是南平百越 北并陳蔡 卻三晉 西伐秦 諸侯患楚之彊 故楚之貴戚盡欲害吳起 及悼王死 宗室大臣作亂而攻吳起 吳起走之王尸而伏之 擊起之徒因射刺吳起 并中悼王 悼王既葬 太子立 乃使令尹盡誅射吳起而并中王尸者 坐射起而夷宗死者七十餘家

太史公曰 世俗所稱師旅 皆道 孫子 十三篇 吳起 兵法 世多有 故弗論 論其行事所施設者 語曰 能行之者未必能言 能言之者未必能行 孫子籌策龐涓明矣 然不能蚤救患於被刑 吳起說武侯以形勢不如德 然行之於楚 以刻暴少恩亡其軀 悲夫

伍子胥列傳第六

伍子胥者 楚人也 名員 員父曰伍奢 員兄曰伍尚 其先曰伍舉 以直諫事楚莊王 有顯 故其後世有名於楚

楚平王有太子名曰建 使伍奢爲太傅 費無忌爲少傅 無忌不忠於太子建 平王使無忌爲太子取婦於秦 秦女好 無忌馳歸報 平王曰 秦女絕美 王可自取 而更爲太子取婦 平王遂自取秦女而絕愛幸之 生子軫 更爲太子取婦

無忌既以秦女自媚於平王 因去太子而事平王 恐一旦平王卒而太子立 殺己 乃因讒太子建 建母 蔡女也 無寵於平王 平王稍益疏建 使建守城父 備邊兵

頃之 無忌又日夜言太子短於王曰 太子以秦女之故 不能無怨望 願王少自備也 自太子居城父 將兵 外交諸侯 且欲入爲亂矣 平王乃召其太傅伍奢考問之 伍奢知無忌讒太子於平王 因曰 王獨柰何以讒賊小臣疏骨肉之親乎 無忌曰 王今不制 其事成矣 王且見禽 於是平王怒 囚伍奢 而使城父司馬奮揚往殺太子 行未至 奮揚使人先告太子 太子急去 不然將誅 太子建亡奔宋

無忌言於平王曰 伍奢有二子 皆賢 不誅且爲楚憂 可以其父質而召之 不然且爲楚患 王使使謂伍奢曰 能致汝二子則生 不能則死 伍奢曰 尚爲人仁 呼必來 員爲人剛戾忍詢 能成大事 彼見來之并禽 其勢必不來 王不聽 使人召二子曰 來 吾生汝父 不來 今殺奢也 伍尚欲往 員曰 楚之召我兄弟 非欲以生我父也 恐有脫者後生患 故以父爲質 詐召二子 二子到 則父子俱死 何益父之死 往而令讎不得報耳 不如奔他國 借力以雪父之恥 俱滅 無爲也 伍尚曰 我知往終不能全父命 然恨父召我以求生而不往 後不能雪恥 終爲天下笑耳 謂員 可去矣 汝能報殺父之讎 我將歸死 尚既就執 使者捕伍胥 伍胥貫弓執矢

嚮使者 使者不敢進 伍胥遂亡 聞太子建之在宋 往從之 奢聞子胥之亡也 曰 楚國君臣且苦兵矣 伍尚至楚 楚并殺奢與尚也

伍胥既至宋 宋有華氏之亂 乃與太子建俱奔於鄭 鄭人甚善之 太子建又適晉 晉頃公曰 太子既善鄭 鄭信太子 太子能爲我內應 而我攻其外 滅鄭必矣 滅鄭而封太子 太子乃還鄭 事未會 會自私欲殺其從者 從者知其謀 乃告之於鄭 鄭定公與子產誅殺太子建 建有子名勝 伍胥懼 乃與勝俱奔吳 到昭關 昭關欲執之 伍胥遂與勝獨身步走 幾不得脫 追者在後 至江 江上有一漁父乘船 知伍胥之急 乃渡伍胥 伍胥既渡 解其劍曰 此劍直百金 以與父 父曰 楚國之法 得伍胥者賜粟五萬石 爵執珪 豈徒百金劍邪 不受 伍胥未至吳而疾 止中道 乞食 至於吳 吳王僚方用事 公子光爲將 伍胥乃因公子光以求見吳王

久之 楚平王以其邊邑鍾離與吳邊邑卑梁氏俱蠶 兩女子爭桑相攻 乃大怒 至於兩國舉兵相伐 吳使公子光伐楚 拔其鍾離 居巢而歸 伍子胥說吳王僚曰 楚可破也 願復遣公子光 公子光謂吳王曰 彼伍胥父兄爲戮於楚 而勸王伐楚者 欲以自報其讎耳 伐楚未可破也 伍胥知公子光有內志 欲殺王而自立 未可說以外事 乃進專諸於公子光 退而與太子建之子勝耕於野

五年而楚平王卒 初 平王所奪太子建秦女生子軫 急平王卒 軫竟立爲後 是爲昭王 吳王僚因楚喪 使二公子將兵往襲楚 楚發兵絕吳兵之後 不得歸 吳國內空 而公子光乃令專諸襲刺吳王僚而自立 是爲吳王闔廬 闔廬既立 得志 乃召伍員以爲行人 而與謀國事

楚誅其大臣郤宛 伯州犁 伯州犁之孫伯嚭亡奔吳 吳亦以嚭爲大夫 前王僚所遣二公子將兵伐楚者 道絕不得歸 後聞闔廬弑王僚自立 遂以其兵降楚 楚封之於舒 闔廬立三年 乃興師與

伍胥 伯嚭伐楚 拔舒 遂禽故吳反二將軍 因欲至郢 將軍孫武曰 民勞 未可 且待之 乃歸

四年 吳伐楚 取六與瀟 五年 伐越 敗之 六年 楚昭王使公子囊瓦將兵伐吳 吳使伍員迎擊 大破楚軍於豫章 取楚之居巢

九年 吳王闔廬謂子胥 孫武曰 始子言郢未可入 今果何如 二子對曰 楚將囊瓦貪 而唐 蔡皆怨之 王必欲大伐之 必先得唐 蔡乃可 闔廬聽之 悉興師與唐 蔡伐楚 與楚夾漢水而陳 吳王之弟夫概將兵請從 王不聽 遂以其屬五千人擊楚將子常 子常敗走 奔鄭 於是吳乘勝而前 五戰 遂至郢 己卯 楚昭王出奔 庚辰 吳王入郢

昭王出亡 入雲夢 盜擊王 王走鄖 鄖公弟懷曰 平王殺我父 我殺其子 不亦可乎 鄖公恐其弟殺王 與王奔隨 吳兵圍隨 謂隨人曰 周之子孫在漢川者 楚盡滅之 隨人欲殺王 王子綦匿王 己自爲王以當之 隨人卜與王於吳 不吉 乃謝吳不與王

始伍員與申包胥爲交 員之亡也 謂包胥曰 我必覆楚 包胥曰 我必存之 及吳兵入郢 伍子胥求昭王 旣不得 乃掘楚平王墓 出其尸 鞭之三百 然後已 申包胥亡於山中 使人謂子胥曰 子之報讎 其以甚乎 吾聞之 人衆者勝天 天定亦能破人 今子故平王之臣 親北面而事之 今至於僇死人 此豈其無天道之極乎 伍子胥曰 爲我謝申包胥曰 吾日莫途遠 吾故倒行而逆施之 於是申包胥走秦告急 求救於秦 秦不許 包胥立於秦廷 晝夜哭 七日七夜不絕其聲 秦哀公憐之 曰 楚雖無道 有臣若是 可無存乎 乃遣車五百乘救楚擊吳 六月 敗吳兵於稷 會吳王久留楚 求昭王 而闔廬弟夫概乃亡歸 自立爲王 闔廬聞之 乃釋楚而歸 擊其弟夫概 夫概敗走 遂奔楚 楚昭王見吳有內亂 乃復入郢 封夫概於堂谿 爲堂谿氏 楚復與吳戰 敗吳 吳王乃歸

後二歲 闔廬使太子夫差將兵伐楚 取番 楚懼吳復大來 乃去郢 徙於郢 當是時 吳以伍子胥 孫武之謀 西破彊楚 北威齊 晉 南服越人

其後四年 孔子相魯

後五年 伐越 越王句踐迎擊 敗吳於姑蘇 傷闔廬指 軍卻 闔廬病創將死 謂太子夫差曰 爾忘句踐殺爾父乎 夫差對曰 不敢忘 是夕 闔廬死 夫差既立爲王 以伯嚭爲太宰 習戰射 二年後伐越 敗越於夫湫 越王句踐乃以餘兵五千人棲於會稽之上 使大夫種厚幣遺吳太宰嚭以請和 求委國爲臣妾 吳王將許之 伍子胥諫曰 越王爲人能辛苦 今王不滅 後必悔之 吳王不聽 用太宰嚭計 與越平

其後五年 而吳王聞齊景公死而大臣爭寵 新君弱 乃興師北伐齊 伍子胥諫曰 句踐食不重味 弔死問疾 且欲有所用之也 此人不死 必爲吳患 今吳之有越 猶人之有腹心疾也 而王不先越而乃務齊 不亦謬乎 吳王不聽 伐齊 大敗齊師於艾陵 遂威鄒魯之君以歸 益疏子胥之謀

其後四年 吳王將北伐齊 越王句踐用子貢之謀 乃率其衆以助吳 而重寶以獻遺太宰嚭 太宰嚭既數受越賂 其愛信越殊甚 日夜爲言於吳王 吳王信用嚭之計 伍子胥諫曰 夫越 腹心之病 今信其浮辭詐僞而貪齊 破齊 譬猶石田 無所用之 且 盤庚之誥 曰 有顛越不恭 剿殄滅之 俾無遺育 無使易種于茲邑 此商之所以興 願王釋齊而先越 若不然 後將悔之無及 而吳王不聽 使子胥於齊 子胥臨行 謂其子曰 吾數諫王 王不用 吾今見吳之亡矣 汝與吳俱亡 無益也 乃屬其子於齊鮑牧 而還報吳

吳太宰嚭既與子胥有隙 因讒曰 子胥爲人剛暴 少恩 猜賊 其怨望恐爲深禍也 前日王欲伐齊 子胥以爲不可 王卒伐之而

有大功 子胥恥其計謀不用 乃反怨望 而今王又復伐齊 子胥專復彊諫 沮毀用事 徒幸吳之敗以自勝其計謀耳 今王自行 悉國中武力以伐齊 而子胥諫不用 因輟謝 詳病不行 王不可不備 此起禍不難 且語使人微伺之 其使於齊也 乃屬其子於齊之鮑氏 夫爲人臣 內不得意 外倚諸侯 自以爲先王之謀臣 今不見用 常鞅鞅怨望 願王早圖之 吳王曰 微子之言 吾亦疑之 乃使使賜伍子胥屬鏤之劍 曰 子以此死 伍子胥仰天歎曰 嗟乎 讒臣語爲亂矣 王乃反誅我 我令若父霸 自若未立時 諸公子爭立 我以死爭之於先王 幾不得立 若旣得立 欲分吳國予我 我顧不敢望也 然今若聽諛臣言以殺長者 乃告其舍人曰 必樹吾墓上以梓 令可以爲器 而抉吾眼縣吳東門之上 以觀越寇之入滅吳也 乃自剄死 吳王聞之大怒 乃取子胥尸盛以鴟夷革 浮之江中 吳人憐之 爲立祠於江上 因命曰胥山

吳王旣誅伍子胥 遂伐齊 齊鮑氏殺其君悼公而立陽生 吳王欲討其賊 不勝而去 其後二年 吳王召魯衛之君會之橐臯 其明年 因北大會諸侯於黃池 以令周室 越王句踐襲殺吳太子 破吳兵 吳王聞之 乃歸 使使厚幣與越平 後九年 越王句踐遂滅吳 殺王夫差 而誅太宰嚭 以不忠於其君 而外受重賂 與己比周也

伍子胥初所與俱亡故楚太子建之子勝者 在於吳 吳王夫差之時 楚惠王欲召勝歸楚 葉公諫曰 勝好勇而陰求死士 殆有私乎 惠王不聽 遂召勝 使居楚之邊邑鄢 號爲白公 白公歸楚三年而吳誅子胥

白公勝旣歸楚 怨鄭之殺其父 乃陰養死士求報鄭 歸楚五年 請伐鄭 楚令尹子西許之 兵未發而晉伐鄭 鄭請救於楚 楚使子西往救 與盟而還 白公勝怒曰 非鄭之仇 乃子西也 勝自礪劍 人問曰 何以爲 勝曰 欲以殺子西 子西聞之 笑曰 勝如卵耳

何能爲也

其後四歲 白公勝與石乞襲殺楚令尹子西 司馬子綦於朝 石乞曰 不殺王 不可 乃劫(之)王如高府 石乞從者屈固負楚惠王 亡走昭夫人之宮 葉公聞白公爲亂 率其國人攻白公 白公之徒敗 亡走山中 自殺 而虜石乞 而問白公尸處 不言將亨 石乞曰 事成爲卿 不成而亨 固其職也 終不肯告其尸處 遂亨石乞 而求惠王復立之

太史公曰 怨毒之於人甚矣哉 王者尚不能行之於臣下 況同列乎 向令伍子胥從奢俱死 何異螻蟻 棄小義 雪大恥 名垂於後世 悲夫 方子胥窘於江上 道乞食 志豈嘗須臾忘郢邪 故隱忍就功名 非烈丈夫孰能致此哉 白公如不自立爲君者 其功謀亦不可勝道者哉

商君列傳第八

商君者 衛之諸庶孽公子也 名鞅 姓公孫氏 其祖本姬姓也 鞅少好刑名之學 事魏相公叔座爲中庶子 公叔座知其賢 未及進 會座病 魏惠王親往問病 曰 公叔病有如不可諱 將柰社稷何 公叔曰 座之中庶子公孫鞅 年雖少 有奇才 願王舉國而聽之 王嘿然 王且去 座屏人言曰 王卽不聽用鞅 必殺之 無令出境 王許諾而去 公叔座召鞅謝曰 今者王問可以爲相者 我言若王色不許我 我方先君後臣 因謂王卽弗用鞅 當殺之 王許我 汝可疾去矣 且見禽 鞅曰 彼王不能用君之言任臣 又安能用君之言殺臣乎 卒不去 惠王旣去 而謂左右曰 公叔病甚 悲乎 欲令寡人以國聽公孫鞅也 豈不悖哉

公叔旣死 公孫鞅聞秦孝公下令國中求賢者 將修繆公之業 東復侵地 迺遂西入秦 因孝公寵臣景監以求見孝公 孝公旣見 衛鞅 語事良久 孝公時時睡 弗聽 罷而孝公怒景監曰 子之客妄人耳 安足用邪 景監以讓衛鞅 衛鞅曰 吾說公以帝道 其志不開悟矣 後五日 復求見鞅 鞅復見孝公 益愈 然而未中旨 罷而孝公復讓景監 景監亦讓鞅 鞅曰 吾說公以王道而未入也 請復見鞅 鞅復見孝公 孝公善之而未用也 罷而去 孝公謂景監曰 汝客善 可與語矣 鞅曰 吾說公以霸道 其意欲用之矣 誠復見我 我知之矣 衛鞅復見孝公 公與語 不自知膝之前於席也 語數日不厭 景監曰 子何以中吾君 吾君之驩甚也 鞅曰 吾說君以帝王之道比三代 而君曰 久遠 吾不能待 且賢君者 各及其身顯名天下 安能邑邑待數十百年以成帝王乎故吾以彊國之術說君 君大說之耳 然亦難以比德於殷周矣

孝公旣用衛鞅 鞅欲變法 恐天下議己 衛鞅曰 疑行無名 疑事無功 且夫有高人之行者 固見非於世 有獨知之慮者 必見敖

於民 愚者闇於成事 知者見於未萌 民不可與慮始而可與樂成 論至德者不和於俗 成大功者不謀於衆 是以聖人苟可以彊國 不法其故 苟可以利民 不循其禮 孝公曰 善 甘龍曰 不然 聖人不易民而教 知者不變法而治 因民而教 不勞而成功 緣法而治者 吏習而民安之 衛鞅曰 龍之所言 世俗之言也 常人安於故俗 學者溺於所聞 以此兩者居官守法可也 非所與論於法之外也 三代不同禮而王 五伯不同法而霸 智者作法 愚者制焉 賢者更禮 不肖者拘焉 杜摯曰 利不百 不變法 功不十 不易器 法古無過 循禮無邪 衛鞅曰 治世不一道 便國不法古 故湯武不循古而王 夏殷不易禮而亡 反古者不可非 而循禮者不足多 孝公曰 善 以衛鞅爲左庶長 卒定變法之令

令民爲什伍 而相牧司連坐 不告姦者腰斬 告姦者與斬敵首同賞 匿姦者與降敵同罰 民有二男以上不分異者 倍其賦 有軍功者 各以率受上爵 爲私鬪者 各以輕重被刑大小 僇力本業 耕織致粟帛多者復其身 事末利及怠而貧者 舉以爲收孥 宗室非有軍功論 不得爲屬籍 明尊卑爵秩等級 各以差次名田宅 臣妾衣服以家次 有功者顯榮 無功者雖富無所芬華

令既具 未布 恐民之不信 已乃立三丈之木於國都市南門 募民有能徙置北門者予十金 民怪之 莫敢徙 復曰 能徙者予五十金 有一人徙之 輒予五十金 以明不欺 卒下令

令行於民朞年 秦民之國都言初令之不便者以千數 於是太子犯法 衛鞅曰 法之不行 自上犯之 將法太子 太子 君嗣也 不可施刑 刑其傅公子虔 黥其師公孫賈 明日 秦人皆趨令 行之十年 秦民大說 道不拾遺 山無盜賊 家給人足 民勇於公戰 怯於私鬪 鄉邑大治 秦民初言令不便者有來言令便者 衛鞅曰 此皆亂化之民也 盡遷之於邊城 其後民莫敢議令

於是以鞅爲大良造 將兵圍魏安邑 降之 居三年 作爲築冀闕宮庭於咸陽 秦自雍徙都之 而令民父子兄弟同室內息者爲禁 而集小(都)鄉邑聚爲縣 置令 丞 凡三十一縣 爲田開阡陌封疆 而賦稅平 平斗桶權衡丈尺 行之四年 公子虔復犯約 劓之 居五年 秦人富彊 天子致胙於孝公 諸侯畢賀

其明年 齊敗魏兵於馬陵 虜其太子申 殺將軍龐涓 其明年衛鞅說孝公曰 秦之與魏 譬若人之有腹心疾 非魏并秦 秦即并魏 何者 魏居領阨之西 都安邑 與秦界河而獨擅山東之利 利則西侵秦 病則東收地 今以君之賢聖 國賴以盛 而魏往年大破於齊 諸侯畔之 可因此時伐魏 魏不支秦 必東徙 東徙 秦據河山之固 東鄉以制諸侯 此帝王之業也 孝公以爲然 使衛鞅將而伐魏 魏使公子卬將而擊之 軍既相距 衛鞅遺魏將公子卬書曰 吾始與公子驩 今俱爲兩國將 不忍相攻 可與公子面相見 盟樂飲而罷兵 以安秦魏 魏公子卬以爲然 會盟已 飲 而衛鞅伏甲士而襲虜魏公子卬 因攻其軍 盡破之以歸秦 魏惠王兵數破於齊秦 國內空 日以削 恐 乃使使割河西之地獻於秦以和 而魏遂去安邑 徙都大梁 梁惠王曰 寡人恨不用公叔座之言也 衛鞅既破魏還 秦封之於 商十五邑 號爲商君

商君相秦十年 宗室貴戚多怨望者 趙良見商君 商君曰 鞅之得見也 從孟蘭臯 今鞅請得交 可乎 趙良曰 僕弗敢願也 孔丘有言曰 推賢而戴者進 聚不肖而王者退 僕不肖 故不敢受命 僕聞之曰 非其位而居之曰貪位 非其名而有之曰貪名 僕聽君之義 則恐僕貪位貪名也 故不敢聞命 商君曰 子不說吾治秦與 趙良曰 反聽之謂聰 內視之謂明 自勝之謂彊 虞舜有言曰 自卑也尚矣 君不若道虞舜之道 無爲問僕矣 商君曰 始秦戎翟之教 父子無別 同室而居 今我更制其教 而爲其男女之別 大築

冀闕 營如魯衛矣 子觀我治秦也 孰與五羖大夫賢 趙良曰 千羊之皮 不如一狐之腋 千人之諾諾 不如一士之諤諤 武王諤諤以昌 殷紂墨墨以亡 君若不非武王乎 則僕請終日正言而無誅可乎 商君曰 語有之矣 貌言華也 至言實也 苦言藥也 甘言疾也 夫子果肯終日正言 鞅之藥也 鞅將事子 子又何辭焉 趙良曰 夫五羖大夫 荊之鄙人也 聞秦繆公之賢而願望見 行而無資 自粥於秦客 被褐食牛 期年 繆公知之 舉之牛口之下 而加之百姓之上 秦國莫敢望焉 相秦六七年 而東伐鄭 三置晉國之君 一救荊國之禍 發教封內 而巴人致貢 施德諸侯 而八戎來服 由余聞之 款關請見 五羖大夫之相秦也 勞不坐乘 暑不張蓋 行於國中 不從車乘 不操干戈 功名藏於府庫 德行施於後世 五羖大夫死 秦國男女流涕 童子不歌謠 舂者不相杵 此五羖大夫之德也 今君之見秦王也 因嬖人景監以爲主 非所以爲名也 相秦不以百姓爲事 而大築冀闕 非所以爲功也 刑黥太子之師傅 殘傷民以駿刑 是積怨畜禍也 教之化民也深於命 民之效上也捷於令 今君又左建外易 非所以爲教也 君又南面而稱寡人 日繩秦之貴公子 詩曰 相鼠有體 人而無禮 人而無禮 何不遄死 以詩觀之 非所以爲壽也 公子虔杜門不出已八年矣 君又殺祝懽而黥公孫賈 詩曰 得人者興 失人者崩 此數事者 非所以得人也 君之出也 後車十數 從車載甲 多力而駢脅者爲驂 乘持矛而操闔戟者旁車而趨 此一物不具 君固不出 書曰 恃德者昌 恃力者亡 君之危若朝露 尚將欲延年益壽乎 則何不歸十五都 灌園於鄙 勸秦王顯巖穴之士 養老存孤 敬父兄 序有功 尊有德 可以少安 君尚將貪商於之富 寵秦國之教 畜百姓之怨 秦王一旦捐賓客而不立朝 秦國之所以收君者 豈其微哉 亡可翹足而待 商君弗從

後五月而秦孝公卒 太子立 公子虔之徒告商君欲反 發吏捕商君 商君亡至關下 欲舍客舍 客人不知其是商君也 曰 商君之法 舍人無驗者坐之 商君喟然歎曰 嗟乎 爲法之敝一至此哉 去之魏 魏人怨其欺公子卬而破魏師 弗受 商君欲之他國 魏人曰 商君 秦之賊 秦彊而賊入魏 弗歸 不可 遂內秦 商君既復入秦 走商邑 與其徒屬發邑兵北出擊鄭 秦發兵攻商君 殺之於鄭黽池 秦惠王車裂商君以徇 曰 莫如商鞅反者 遂滅商君之家

太史公曰 商君 其天資刻薄人也 跡其欲干孝公以帝王術 挾持浮說 非其質矣 且所因由嬖臣 及得用 刑公子虔 欺魏將卬 不師趙良之言 亦足發明商君之少恩矣 余嘗讀商君開塞耕戰書 與其人行事相類 卒受惡名於秦 有以也夫